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二

益陽胡林翼纂

樂山王兆涵謹校

仁宗天聖元年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眾佛老塞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他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欽人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

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六年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摔守佐堂下劫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畱不予

七年初渤海自神冊中附於遼無榷酤鹽麴之稅寬弛關市之征渤海安之自馮延修韓紹勳以燕地平州之法繩之民不堪

命會燕地薦饑戶部副使王嘉獻策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

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撈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袞

舊作

詳穩

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因畱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

主殺紹勳嘉以悅眾僭號興遼改元天慶時遼主駐黑嶺副畱

守王道平逾城走告變卽徵諸道兵以時進討時國舅詳袞蕭

實迪

舊作匹敵今改

先率本管兵據要害絕其西渡延琳以書結保州

成主夏行美使率渤海軍爲亂行美執其人送統軍耶律普古

舊作蒲古今改

普古遂殺渤海兵八百人入據保州斷其東路延琳分

兵西取瀋州副使張傑聲言欲降延琳信之不急攻旣知其詐

攻之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南北女真皆從延琳高麗貢使亦不

至冬十月丙戌朔遼以南京畱守燕王蕭孝穆爲都統蕭實迪

副之蕭普努

舊作蒲奴今改

爲都監討延琳遇賊蒲水中軍少卻普努

將右翼實迪將左翼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眞要衝使不得求援賊潰追敗之於平山北普努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普努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深溝自衛固守不敢出渤海舊境自奉天東北至甯古塔一帶延琳則據今遼陽州也遼陽州遼曰東京保州在鴨綠江高圖魯河間瀋州在奉天府界蒲水在承德西北四十里平山在蓋平縣西北四十三里黑嶺吼山未詳

八年眞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瑋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用士得死力平居意氣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眞宗遇邊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臨淄人賈同嘗造瑋瑋欲案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

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眞名將也

遼都統蕭孝穆圍東京去城五里四面築城堡起樓櫓使內外不相通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旣爲大延琳所囚聞遼師至孝先與其妹穴地逃出公主在後爲守陴者所覺遇害遼東京被圍旣久城中撤屋以爨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禽大延琳渤海平

明道元年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元昊小名嵬理性凶鷙猜忌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忽引兵襲夜洛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宋

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至是德明死元昊繼立元昊旣襲封卽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貢奉然僭已萌矣

二年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味草者撝草進御又上疏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各有司取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爲墮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

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於租稅外復又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於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尙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減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眞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爲戒上嘉納之

景祐元年以權知開封府程琳爲三司使琳又上疏言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帝嘉納焉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鬼逋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眾來寇都巡檢楊遵柔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八月庚申徙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帝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戒

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

柔遠塞在慶陽府西其西則後橋川路新

修諸堡當在其西北龍馬嶺又當在其北節義峯在後橋川北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眾攻釐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嘉勒斯賚並臨河湟嘉勒斯賚知眾寡不敵壁善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識其淺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旗渡溺死者十八九所擄獲甚眾嘉勒斯賚來獻捷

釐牛

城疑卽釐牛峽在西甯府西青唐卽西甯安二當作安川字之誤也在西甯大河北岸宗哥在西甯東五十二里帶星嶺卽星嶺在西甯南拔延山南宗哥河宗哥城邊之大河也鄯州碾伯縣也

遼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奴今改

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遼主與

語才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

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

盡美不知其他罕嘉努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主大笑詔

問治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

舊作

阻卜今改

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

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斗簞穀鮮有還者其

無丁之家倍其傭儻人倍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

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

歸在軍物故則更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

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橫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

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

西戎若能徙西戎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皆謂徙之
非便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
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鈔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
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其
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
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
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
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
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
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
猝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
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

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
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
入侵掠也比年以來羣黎凋敝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
甚者殺人無忌亡命山澤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
足自安教化而重犯法矣今宜徙哈屯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
部署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等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並開保
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
繕樓櫓浚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
林都林牙準布疑卽今科布多臚胸河今曰克魯倫河哈屯未詳黑嶺在吉林南遼保州在鴨綠江東境
三年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
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
之固邊方不甯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

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惟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

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卽舊堡鎮僞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是歲始大備僞官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韋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

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冊十六司於興州以總政務元昊請遣人供佛

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此夏國輿地志

也夏州今榆林府銀州在米脂北綏即綏德州靜在米脂西北宥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西南靈今靈州鹽在靈州東南花馬池北會在中衛縣西南勝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甘涼肅皆今州府名瓜今安西州沙今敦煌縣洪在鎮蕃西南古浪東北即洪地嶺也安當作定定州在故新渠縣北今甯夏東北也威今中衛之東懷漢曰渾懷障隋唐曰懷遠縣今甯夏府境後改曰興州龍在榆林西二百五十里賀蘭山環甯夏府境首尾屬河如半月形臥囉娘山當在賀蘭山北白豹在慶陽府北橫山在懷遠縣南興慶府即甯夏也

五臺山在五臺縣餘未詳

寶元元年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

勿受初元昊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

數止元昊不聽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
鈐轄河陽李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卽令監押韓周執山遇等
送元昊集騎射而殺之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卒今改已數年矣元
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靖德當作德靖在保安縣西八十里塞門在安塞縣北百五十里赤城在崇信

縣西南五十里

詔廣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爲
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帝命洛苑使馮伸已知桂州
兼廣西鈐轄伸已道江陵未至於是遣中使諭伸已速行伸已
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
以進伸已臨軍單騎出陳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
取滅亡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眾蠻仰泣羅拜曰不圖
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未及天聖間伸已嘗再知宜

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眾降軍門

廣西遂安

宜今慶遠府
融今融縣

趙元昊反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有
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加嘉勒斯賚保順軍節度
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往往歸嘉
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嘉勒斯賚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
海高昌諸國南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
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焉

邈川今碾伯青唐今西
甯城高昌今吐魯番

二年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
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間
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
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金明在
膚施縣